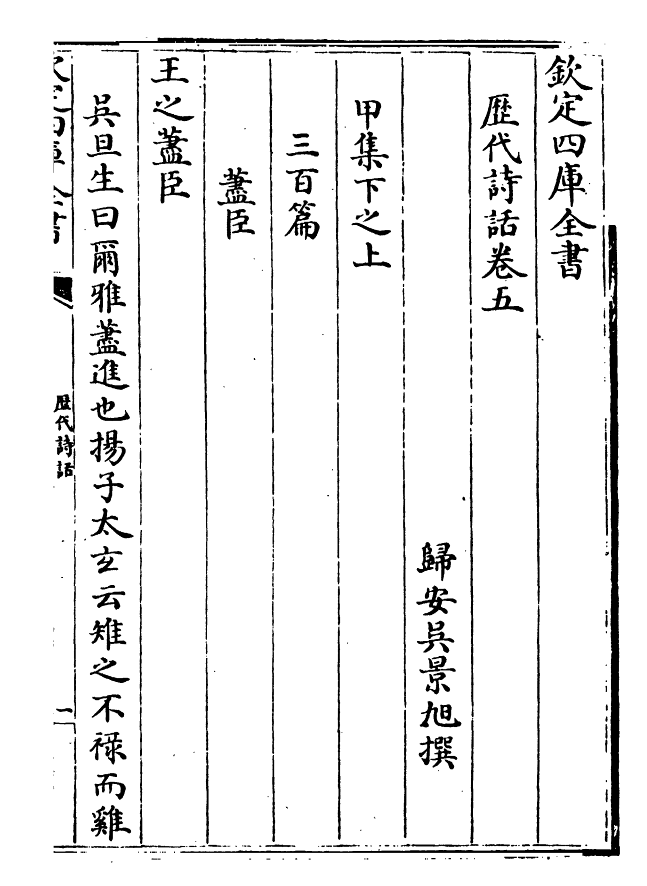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五

歸安吳景旭撰

甲集下之上

三百篇

藎臣

王之藎臣

吳旦生曰爾雅藎進也揚子太玄云雉之不祿而雞

藎榖亦訓進余按藎草名所以染朱者則藎臣亦取其忠赤之義元稹詩顧我無衣搜藎篋亦是一朱篋云耳今本妄改作畫篋可笑

本草唐注云藎草生平澤溪澗之側荆襄人鬻以染黄色極鮮好

業

虡業維樅

吳旦生曰逸雅簴上之版曰業刻為牙捷業如鋸齒

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
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其說皆與毛氏同趙凡夫云
詩有兢兢業業借戒慎貌又四牡業業漢傳解高大
也業當是古承簡册之器故藏書曰業架韓氏謂鄴
侯家多藏書故得名未必也

辟廱

胡氏管見曰靈臺詩所謂於樂辟廱言鳥獸昆蟲各得
其所鼓鐘簴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

於此所樂之德惟辟廱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何爲勸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

呉旦生曰說者皆言辟與璧通廱澤也水旋丘如璧

以節觀者故曰璧廱然古無辟廱之名其說見於王制云辟廱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王制乃漢文帝時儒家所作至今猶以辟作璧為圓水之形皆漢儒為之也後之識者起而駁之謂與學校無預其見最超按莊子言歷代樂名曰文王有辟雍書大傳樂云舟張辟雍說文云廦牆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鄭氏云辟雍及三靈謂靈臺靈圄靈沼皆同處在郊魯詩解云辟雍太王宮名也各有可據尤不若胡致堂以辟

為君蓋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詞義正大當令漢儒語塞

鼉鼓

鼉鼓逢逢徐鍇錄曰集韻鱓音鮀魚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也此水蟲耳

吳旦生曰說文長箋鱓訓皮可冒鼓而古今但言鼉鼓不言鱓鼓當是二字本一而二蟲大小強弱判别古今異用矣然余觀周禮王會江鱓大鼊王會又云會稽以鼉

乃作鼉字夏小正二月剝鱓以之為鼓句踐歸國求得古皇之驥湘沅之鱓李斯上始皇書樹靈鱓之鼓太史公叙傳斷髮文身黿鱓與處王褒九懷鯨鱓兮幽潛蜀都賦感鱓魚動俟則似二字通用故鱓字直作鼉字也埤雅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為鼉鼓亦或謂鼉更更則以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一名鱓吳越謂之鱓更盖如

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即再鳴也長箋又云今鱔鰻之類稱鱓魚其脩握尺無可鼓之義盖借名也方言改作鱔或謂就烹時毋鱓匊躬護子其慈仁足感人為善故从善會意兼聲寓教也抱朴子云苻堅苓根土龍之屬化而為鱓有黃白二種白鱓出交趾亦音善山海經云求如之山滑水出焉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注鱓魚似蛇音善

本草作鮀陶隱居云鮀即今鼉也皮可以冒鼓

抌沓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呉旦生曰王伯厚謂董氏引韓詩或舂或抌說文作

或簸或舀姚令威謂注云揄抒米以出臼也箋云舂而抒出之周官舂人女舂二人鄭注云抌抒臼也詩曰或舂或抌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時女反據許叔重說文揄引也羊朱切抒把也神與切舀抒臼也从爪臼引詩曰或簸或舀又作抗眈音以治切又集韻抌舀揄並音由又抗舀音以紹切緣詩揄與舀並音由義亦同故後人改舀為蹂也音以沼者乃今人以手舀物之舀也

蘊隆

蘊隆蟲蟲

吳旦生曰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注宛讀曰蘊暑氣也家語富有天下而無宛財禮記事大積焉而不宛古蘊宛通埤雅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為隆隆而雷非雨雷也王伯厚詩攷鬱隆烔烔徒東切又作爞爞

申甫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吳旦生曰書呂刑孔氏注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朱氏曰甫即呂也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又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於是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故平王以申近楚遣畿内之民戍之甫以申故而并戍之後竟為楚所滅而楚始強據此則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

之要所以為周室之屏翰也按漢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吕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吕氏春秋吕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嶽之祀水經注亦謂宛西吕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吕漢之宛縣也高帝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其形勢可概見矣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

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吕亭故吕侯國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吕國今以左傳攷之楚有申吕時新蔡

屬蔡非楚邑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宜以在究縣爲正

仲山甫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呉旦生曰國語所載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之料民太原則仲山甫諫之所以稱補闕也當時惟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有愛莫助之歎

按國語云樊仲山父是爲樊國之君也父與甫同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王伯

厚云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據此則仲是其行山甫其字也觀後漢志陽樊攢茅田服虔注云楚仲山所居楊修荅臨淄侯牋云仲山周旦之儔張無盡和山字詩云安得將相似仲山葢詩文亦有稱仲山者

茲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吳旦生曰一云昔時之富今年之疚此倒字句葢古

人以茲為年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詳其語意是謂今年熟來年又熟不與此詩適相反乎左傳今茲注云此歲古詩十九首有云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亦謂來年

歷代詩話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六至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韋玉輅

歷代詩話卷六
歸安吴景旭撰
甲集下之下
三百篇
丕
不顯不承
吳旦生曰毛氏訓文王之徳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按

不字當作丕字讀即書所謂丕顯丕承也

來牟

貽我來牟

吳旦生曰歐陽詩論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之言然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麥也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王伯厚謂毛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年麥俱來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

考當從古註

趙凡夫云石經貽我來牟後人尚茂密合二字而成麰後復尚簡改艸而為麰麮煩麮簡人心之無常也癸辛雜識云今人呼麥麪為來年或曰年粉皆非也來年自是兩物周之所以受瑞麥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為麴則溫麪則熱麩則冷

酺

王伯厚漢制攷曰以開百室箋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疏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

吳旦生曰說文酺王德廣布大飲酒也箋云古今多酒禁賜酺乃飲甫借大也故从甫盜四閭為族一族

共計百家故族師可以證百室也按酺為人物烖害之神田有蝝螟𧖣有馬瘟皆祭之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即酺也釋文酺音蒲又云步王伯厚又言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知其所祭何神葢亦為壇位如雩禜云

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聚飲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為恵澤令得羣飲酒也唐無酺禁亦賜酺者葢聚作伎樂高年賜

酒宋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三日

駉

魯頌駉之篇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呉旦生曰說文駉牧馬苑也从馬冋詩曰在駉之野古熒切箋云傳者謂駉駉肥澤也坰郊野也說文不取篇名首句而取次句又以坰為駉初疑傳寫之誤正不然也因漢鄭氏解駉駉為腹幹肥張遂生異議

如用本訓牧苑爲解則知所引不謬矣不則坰野同作一句何說乎

郡縣志坰澤俗名連泉澤在兖州曲阜縣東九里僖公牧馬之地劉楨魯都賦放戎馬於巨野之坰褱宇記大野在濟州鉅野縣東五里一名鉅野澤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

作

思無斁思馬斯作

呉旦生曰歎音度作音皷小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歸曰歸歳亦莫止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蠧貪利

忘身禍烖乃作漢書金可作世可度樂府安東平云

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為郎別厝梁元帝詩

芙蓉作船絲作索齊武帝臨終執鬱林王手曰若憶

翁當好作此皆作讀為做也西清詩話載韓退之詩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乃從其方言為之者漁隱叢話引杜詩主人送客何

所作謂此語已先退之用矣兩家曾不知自古已然耶白樂天詩作底歡娱過此夜洪武中謝子蘭詩傷哉脊令原黄蒿走狐兔別墅破垣在郿亭乃新作亦叶此音祝枝山詩小住祝郎三百歲好為花作挽春工程孟陽詩倚齋天與閒人作好辦飢飡和困眠皆自注作去聲
野客叢書云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

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㡧路切音措耳據此則楊升菴古音畧所引廉傳作字音做誤而諸書槩作做讀亦不無可識矣

泮宮

戴仲培鼠璞曰魯泮宮漢儒以為學子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敎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為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攸服言卒獲則頌淮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敎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敎此公之設敎然不言敎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盖闕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駉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宫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

宮葢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雖信為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遠人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為居處之室魯為從游之宮祝頌有不同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

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宫於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宫晉虒祁之宫無以異

呉旦生曰魯水名泮僖公作離宫於其上故此水之宫曰泮宫此水之林曰泮林皆因水得名也左傳晉侯濟自泮正在此水可為魯水名泮之證按傳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故有書雲臺亦曰泮宫臺水經注云靈光殿東南即泮宫也有

臺高八十尺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又可為魯水証矣初無與於學校漢儒附會謂東西南皆有水形如半璧今作半月形因以辟廱之辟亦轉為璧解以圓水何所本而云然哉按周官國子敎於大司樂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然其時不聞有太學之名建於何所也漢景帝時文翁為蜀守首建學宫於成都市中設博士弟子員至孝

武詔郡縣皆立學此特因蜀中而推廣之於他郡縣其實自文翁刱始也烏在其魯僖時已有學校哉

筠軒釋畧云胡氏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而鄭氏謂泮宮郊之學也有事於此告后稷也考諸禮記頖宮是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於學宮何義也哉以此可見頖宮之非學矣

三壽

三壽作朋

吳旦生曰鄭氏以為三卿或謂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以其下有如岡如陵句也皆屬強解按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所謂三壽葢指此也晉姜鼎銘云保其孫子三壽是利王禹玉詩云簪纓三壽客筆削兩朝書張衡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注三壽三老也蔡邕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班固辟雍詩皤皤國老乃父乃兄三老者謂久也舊也壽也孫子

荆詩三命皆有極劉履補注云三命謂上壽中壽下
壽也鄭玄禮記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據此則三壽
三老三命其義一也

亂曰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
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
有恪

吳旦生曰亂者樂之卒章自此而離騷而賦而樂府

其後有亂曰云云蓋眆此也
洪興祖云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
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九圍

帝命式于九圍
吳旦生曰王制注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
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孔氏云九分天下各
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

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云兩河間曰兾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孫炎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由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幷是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幷入於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粲然可

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為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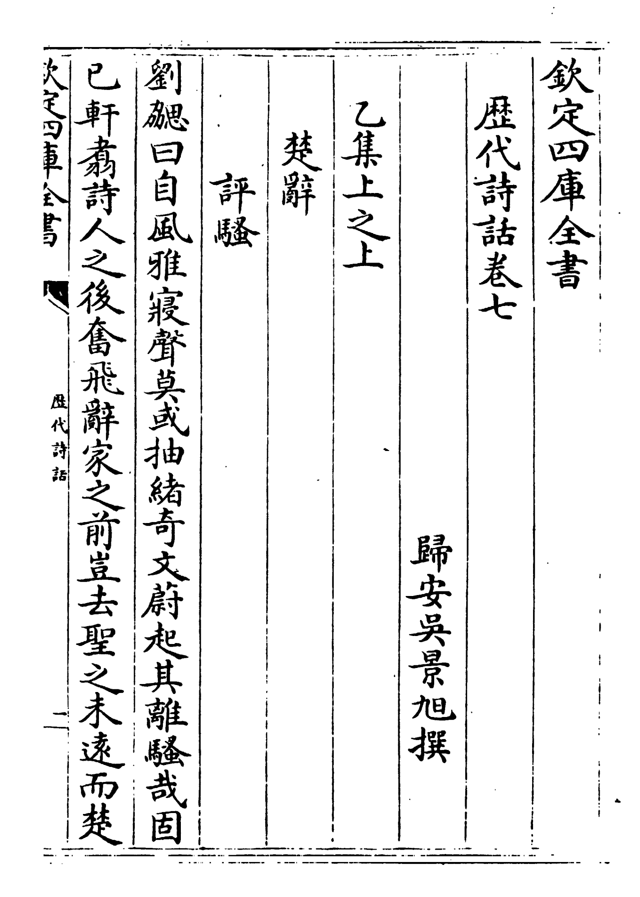
啜郵

為下國綴旒

呉旦生曰禮記注為下國啜郵正義云引齊魯韓詩也王伯厚詩攷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在啜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為下國駿厖荀子作駿蒙大戴禮作恂蒙

歷代詩話卷六



歷代詩話卷七

歸安吳景旭撰

乙集上之上

楚辭

評騷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

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

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

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

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絶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

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洪興祖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

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朱熹曰楚辭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流也至於語冥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

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辭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耶愚按屈原為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澤也深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

兮濁兮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猶有詩人之六義故動吾夫子之聽但其歌稍變於詩之本體又以兮為讀楚聲萌櫱久矣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為騷但世號楚辭初不正名曰賦然賦之義實居多馬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於此以求古詩所賦之本義則情形於辭而其意思高遠辭合於理而其旨趣深長成周先王二南之遺風可以復見於今矣

吳旦生曰比於乾卦禹貢方之南董比興猶云似也中壘尊之為經而世直稱騷經謂招字以錫號或作志以程篇猶云始也荆溪言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為騷後人沿以騷稱不知題義以余論之此正所謂揚之過實抑之損真者矣經之後賦之先天地間忽出此一種文字自是別具一體以騷命之可也而牽文之見必起而問曰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言憂愁幽思冀幸君之一悟也王逸序離別也騷愁

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以諷諫君也説文騷擾也言憂煩擾也解者紛更奚以名篇余以所釋雖殊總覽斯文風格鑿空不經人道自應別名一體以騷命之可也經者常也賦者鋪也夫既命之矣即後之擬騷騷也反騷亦騷也皆以騷命之可也一體也困學紀聞云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語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庚寅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皇美也言我父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寅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吳旦生曰癸辛雜識皇祖皇考者按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皇悬就章為顏注云正也大也泰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為前趙南塘云此訓

為是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嬾真子云皇覽揆予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為進御之書悞矣

正月始春厥日庚寅蓋木德王於春令稟氣之正因名正則此所謂揆予而錫予也

名字

離騷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王逸注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名為平以法天字為

原以法地

吳旦生曰五臣注正則猶云原也靈均猶云平也舊注以平為名原為字與前引自詆誤然則王叔師謂名平法天字原法地誤矣聽雨紀談云古之人有小名有小字盖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理差勝

戈莊樂參疑云名在庚韻均在真韻舊本皆不注叶音考之真庚韻又無古叶按道藏歌云玄延自嘉會

金書東華名賢安密所戒相期陽洛汧名彌延切汧
苦堅切韓愈東野夫子詩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
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均居員切關圭玄切俱入
先韻

江離秋蘭

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吳旦生曰宋板作離今作蘺王逸注但謂江離辟芷
香草名困學紀聞云江離吳録謂臨海水中生正青

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花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花又不同藥對以為蘼蕪一名江離按芎藭藁本江離蘼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藁本顔師古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悞耳古今注謂芎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藥江離也

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芬芳者佩蘭也邵伯温云細葉者春花花少濶葉者秋花花

多周益公云予問園丁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蓀葉莖花色往往多寡不同予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紉秋蘭以為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思玄賦幽蘭可喻潘尼贈河陽詩流聲秋蘭之類言蘭以秋而花也屈原九歌春蘭秋菊隋陽烟花錄用此句陸機庭中奇樹詩勸友蘭時往注春時也梁元帝詩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紫苑淑氣媚蘭湯之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招䰟光風轉蕙氾崇蘭抱朴子春蕙秋蘭

陸機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草饒淑景是蕙亦可言春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言秋矣故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說文荃蓀同音文選以蓀壁為荃壁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薜荔柏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並言蓀壁蘭橑蕙櫋芷葺司馬相如長門賦摶芬若以為枕席荃蘭而茝香乃知四時香草同出異名葉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於蘭蕙互言春秋園丁未為無據

離騷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注皆曰香草不分別也本草又有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師古以蘭為澤蘭非也

劉次莊云九歌秋蘭兮青青緑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黄在秋則紫然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馥也楊升庵云人家盆植如蒲萱者乃蘭之別種曰孫與並耳惟緑葉紫莖春華秋馥則楚騷所稱紉佩之蘭也

宿莽

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吳旦生曰王叔師注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余按南越志云寧鄉縣草名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郭璞贊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李詩云長短春草緑緣階如有情卷施心獨苦抽却死還生睹物知妄意希君種後庭謝

翺云非宿草也

先路

離騷來吾道夫先路

呉旦生曰王逸注路道也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此

屬强解按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

展先路子産次路

蘭蕙

離騷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畞

吳旦生曰山谷謂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觀楚辭知不獨今為然楚人賤蕙而貴蘭亦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則遠矣

困學紀聞云夾漈草木畧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汜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謝翺以蕙即薰草亦悞

北夢瑣言云凡地十二畝曰畹九畹一百零八畝也

蘭皋椒丘

離騷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吳旦生曰朱子集註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余觀蜀都賦蘭皋皋澤也故知澤曲為皋所謂蘭者特美言之也曹植應詔詩夕宿蘭渚顔延之曲水詩幙帷蘭甸又蘭野茂荑英其義同

朱子集註丘上有椒故曰椒丘余觀廣雅云土高四

隥曰椒字學集要云山顛曰椒淮南注云山頂曰冢亦曰顛亦曰椒一作嶕椒乃嶕字之假借漢武帝李夫人賦釋輿馬於山椒謝靈運北固詩税鑾登山椒謝惠連泛湖詩悲猨響山椒

海岷呼海中石亦曰椒

初服

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吳旦生曰昔人謂離騷構法全亂不可謂似亂非亂

王弇州亦謂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叙使同聲者自尋修郄者難摘耳余獨謂其構法極整如一服字該下衣裳冠佩諸項而佩繽紛其繁飾兮一佩字又總上衣裳冠佩而言此極有結構文字何曾亂也初服未仕之時李太白詩久辭榮禄遂初衣即初服也

女嬃

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云女嬃屈原之姊
吳旦生曰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為嬃非也彼以高陽
之苗裔伯庸之皇考其家世何等也名曰正則字曰
靈均蓋其肇錫誠嘉而女嬃之所詈者乃以判獨離
為其病豈賢姊哉水經注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
諭令自寛夫諭令自寛之人而反申申詈之耶則女
嬃之决非原姊矣按易經歸妹以須本義云須女之
賤者天官書須女四星陸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

蓋須即嬃字集解亦云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彼資菉葹即其朋耳今秭歸縣有女嬃廟又荆州圖經云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忽然歸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姊聞原還亦來歸又名北岸曰姊歸岸皆曲說也至於九歌女嬋媛兮為余太息王逸注亦云女謂女嬃屈原姊使其易行隨俗也更悞

相羊

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

吳旦生曰須臾一作逍遥而相羊即徜徉之義逺遊
云聊仿佯而逍遥同此意也選注謂相羊猶徘徊即
上下求索之意非行樂也恐非
悼李夫人賦惟幼眇之相羊馮衍賦秉翠雲而相羊
一作相佯玉篇作徜徉周禮作相翔吳王濞傳作方
洋郊祀歌作常羊老子指歸作常翔張衡賦作儴佯
王勃賦作尚羊
御

離騷吾令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吳旦生曰王逸注御迎也當音迓儀禮媵御沃盥交公羊傳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列子御而行之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閶闔

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吳旦生曰淮南子排閶闔淪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

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張淵觀象賦儼
閶闔以洞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閶
闔門張衡賦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漢郊
祀歌天門開詄蕩蕩天馬歌游閶闔觀玉臺注云上
帝所居
天中記云楚人名門皆曰閶闔潘岳賦夢良人兮來
遊若閶闔兮洞開爾雅闔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闔公
羊傳齒著于門闔荀子外闔不閉月令乃修闔扇注

云治門戶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或謂雙曰闔闔門也單曰扇扇戶也又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服虔云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

閶闔一作閶廬儀禮又作居

筳篿

離騷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吳旦生曰王逸注瓊茅靈草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因考趙古則云束草折竹達厶於

神曰叀从屮厶中象纏束之形古作𠃭𠑹但象束艸形通用專作篿非篿俗字也叀音專說文小謹也从幺省屮財夢溪筆談云審方面勢覆量髙深逺近筭家謂之叀術叀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方技傳梃專須臾孫虚之術

蘭椒

朱子辯證曰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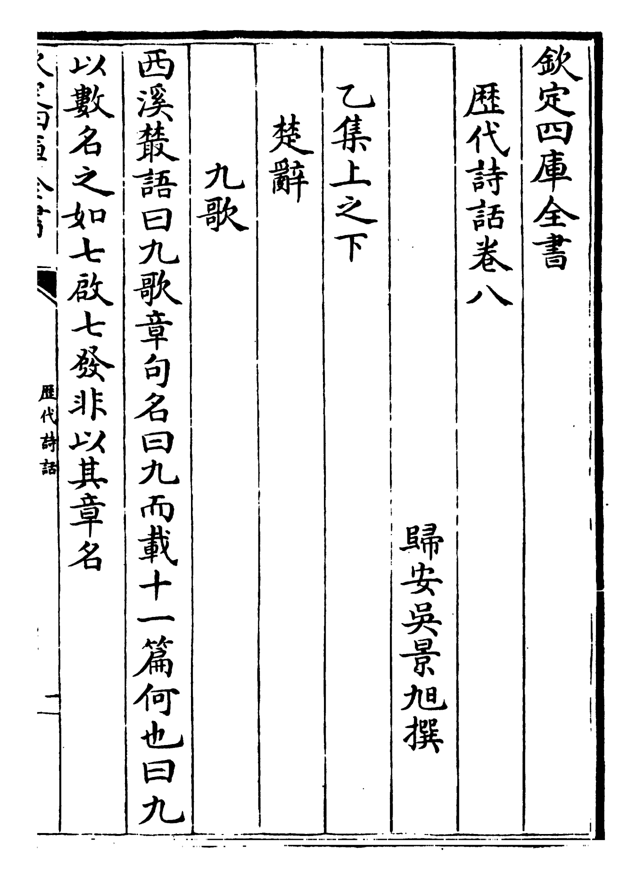
後乃更歎其化為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為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物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嘆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

子椒不知其幾人矣

吳旦生曰蘭棄美以從俗蓋指楚懐王之弟司馬子蘭也椒專佞以干進蓋指楚大夫子椒也王逸注有此意而朱子非之何耶按韓退之遊湘西寺詩静思屈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諂則蘭椒之指二人明矣近張伯起謂蘭椒指二人則揭車江離誰指此祖朱子之説也余竊以此其自況故下云兹佩可貴而前言委厥美乃其自棄後言委厥美

乃王棄之耳

歴代詩話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八

歸安吳景旭撰

乙集上之下

楚辭

九歌

西溪薮語曰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啟七發非以其章名

吳旦生曰舊注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原以其詞鄙陋爲作九歌之曲王逸謂屈子特修祭以宴天神二説皆非詳其旨趣直是楚國祀典如漢人樂府之類而原更定之也

其篇目有東皇太乙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小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共十一篇梁昭明以大司命東君河伯國殤禮魂不入選或云國殤禮魂

不在數故曰九歌或云大司命與小司命合為一體禮魂則諸篇之亂辭故曰九歌洪興祖云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張銑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也九辯舊注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璣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諸說紛紛余獨喜楊升

庵之言云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强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兹大可笑如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蹉對

九歌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吳旦生曰當以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蹉音千古反按史記封禪書率遹遡聽漢書嚴安書馳車轂擊韓退之羅池神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此皆楚辭吉日辰良句法葢欲錯綜成文則語勢矯健耳然觀論語迅雷風烈必變已有此格非始於楚辭也

藝苑雌黄云冷齋夜話載王介甫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葢欲以少對密以

踈對親殊不曉古人詩格盖以密字對踈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偃蹇

九歌靈偃蹇兮姣服

呉旦生曰王逸注偃蹇舞貌言巫之舉足奮袂而舞也按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注髙貌何瓊佩之偃蹇兮注衆盛貌則一楚辭中而二字異義如此又觀左傳哀公二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注偃蹇驕慢貌

則又一義矣

猋

九歌猋遠舉兮雲中

吳旦生曰朱子辯證猋說文從三犬而釋為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猋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盖别一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余觀世本皆作猋諸注猋甲遙反去疾貌王逸注言神之往來急疾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按猋讀為豔火焔也恐非既音甲遙反

而訓去疾當從猋字為是

爾雅焚輪謂之穨穨同扶搖謂之猋標注云穨暴風從上下也猋暴風從下上也

杜若

九歌采芳洲兮杜若

吳旦生曰謝玄暉詩芳洲采杜若蓋用此語而勝韻不減本辭乃古人筆妙也本草經云杜若一名杜蘅范子計然云杜若生南郡漢中按唐貞觀中尚藥求

杜若勑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悞郎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依烏郎府是也州曹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朱子注杜若葉似姜而有文理味辛按即今之高良姜也本草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辣子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子乃紅蔻也本草經杜若一名杜衡一名土鹵按杜衡爾雅所謂土鹵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衡也

其類
自別

瑤華

九歌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吳旦生曰韻語陽秋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
木李握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疎麻者所
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
蘭茗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越嶺溪行云
握蘭徒勤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

泛梗離恨斷踈麻餞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竚秉月期相尋皆用楚辭意用於離居至於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為玉悞矣楊升庵云楚辭注以踈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載踈麻大二圍髙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幼艾

九歌竦長劒兮擁幼艾

吳旦生曰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言執長劒以誅凶惡擁護萬民少長各得其命也文選五臣注亦主此解又見昔人謂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當讀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按此二說皆作耆艾之義然余意擁少艾者總是托巫者之口以寓神靈怨悒之辭當作少美二字看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氏慕少艾之語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

說文竦敬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箋云九歌竦字當用立部竦義稍近之通作慫非是

簫鐘

九歌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

吴旦生曰朱子集注謂周禮有鐘笙之樂注云與鐘聲相應之笙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歟然昔洪慶善注楚辭至此篇引儀禮鄉飲酒章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為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

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於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𢷎廣韻訓為擊也葢是擊鐘正與絙瑟為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

南浦

九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吳旦生曰江夏記南浦在江夏縣南三里其源出京首山派入大江春冬涸竭秋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稱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

浦傷如之何李賀詩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

洪興祖云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美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又云屈原托江海之神送迎已者言時人之不然也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此意

媵

九歌魚鱗鱗兮媵予楊升庵曰江海閒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為婢妾魚唐詩江魚羣從稱妻

妾塞雁聨行號弟兄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

吳旦生曰詞人率多影畧字升庵鑿鑿引據便多事如比目曰鰈比翼曰鶼比肩曰蟨義形配偶取其意可也鱗鱗媵予魚之取象於人也貫魚以寵人之取象於魚也其義一也惡得泥迹以求之哉按焦氏筆乘云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媵有莘以伊尹為媵送女故稱有莘媵臣爾雅亦云媵將送也即不指為妾今

考魯共姬嫁於宋而衛齊晉三國來媵傳云媵賤事也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為從嫁之女夫共姬雖賢其肯以姪娣為妾乎如傳之言則伊尹為媵亦謂之妾可乎江有汜詩注因以為美媵釋名又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三國之於共姬可若是擬乎

容齋三筆云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勝口說也

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為送鼠璞云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賵與賻野客叢書云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元吳立夫詩一雙赤鯉媵來多正得其義

述異記云和州歴陽淪為湖中有奴魚婢魚緑珠傳云大荒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爾雅魚婢小魚也亦曰妾魚古今注云江東呼青衣魚為婢𩸴朱少章

詩穴邊酣戰君臣蟻波上羣嬉婢妾魚皆不可强據以証䑿字

薜荔

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

吳旦生曰字學薜荔香草也王逸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按思美人云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是屈子自下注脚矣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萆荔即薜荔也楊升庵謂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鱗在

地曰地錦繞藂木曰長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又曰凡木蔓生皆曰薜荔齊書隱逸傳該討芝桂借訪薜蘿

宜笑

山鬼曰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吳旦生曰莊子西施捧心而嚬隣人效之皆棄而走宋玉神女賦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按頩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則美人之容不獨宜笑而又

宜嚬又宜愁耶

葩

九歌傳葩兮代舞

吳旦生曰王逸解香草而改作芭讀作巴音義全乖葩華也从艸皅普巴切亦作苩按草華之白曰葩鳥羽之白曰皠（詩白鳥鶴鶴景福殿賦皠皠白鳥音義同）日光之白曰皜月光之白曰皎霜雪之白曰皚男子之白曰晳女子之白曰皉（詩皉兮皉兮）老人之白曰皤

歷代詩話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九至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韋玉輅

歷代詩話卷九

歸安吳景旭撰

乙集中之上

楚詞

天問

朱子辯證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

吳旦生曰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辯九歌皆禹樂也天問啓棘賔商九辯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啓夢賔于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以為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胡元瑞謂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謪者乃信朱子為不誣矣

史記云禹乃興九招之樂帝王世紀云啓升后十年

舞九韶竹書云夏后開舞九招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按呂氏春秋帝嚳作九招而帝舜修九招也

焦氏筆乘云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即後之九歌九辨皆原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為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托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敶詞豈真有重華可就耶

陳深云天問發難至千五百言書契以來未有此體原創為之先儒謂其文義不次乃原雜書其壁而楚人輯之今讀其文章句之短長聲勢之詰崛皆有法度似作也非輯也屈子以文自聖且在無聊何之焉而不為作也甞愛曾子問五十餘難亦至奇之文說者乃曰非曾不能問非孔不能答非也禮家托於曾孔以盡禮之變耳抑獨出於曾氏之門乎何文之辯而理也

夜光

天問有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吳旦生曰皇甫謐年歷云月羣陰之宗光内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廣雅云夜光謂之月王逸注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朱晦翁云菟與兎同世俗桂樹蟾兎之傳其惑久矣或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

物也按晦庵所引乃沈存中之言也存中又言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耳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對照則正圓也

酉陽雜俎云佛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王荆公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東坡鑒空閣詩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兎蟇俗說皆可屏據此則晦庵之辨為有理楚辭作此說何耶

按晉志云羲和占日常儀音蛾占月區車占星登真隱訣云上真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爲最結隣奔月文爲次鬱儀者羲和也結隣者嫦娥也唐麟德殿東有鬱儀結隣樓李肇韋執誼所記皆書隣爲麟程太之曰當作隣上清紫文黃庭經又作結璘張平子云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蜍搜神記作蟾蠩緯書云嫦娥小字純狐小說家又謂廣寒清虛之府皆可笑

羿

天問云帝降后羿革孽夏民

吳旦生曰羿稱善射弑夏后相此書所謂有窮后羿是也然按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又山海經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合觀數代若不一其人者則知羿乃射官故世有其稱也

朱晦翁云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悞為十日並出之說楊升庵云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

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説者遂以為射九日矣

鑠金

惜誦云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吳旦生曰王勉夫謂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

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為廣論衡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

風俗通云俗說有美金在此衆人咸共詆訿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謂衆口鑠金

欽

九章涉江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低余車兮方林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欸即唉从欠从口如歎與嘆欬與咳歟與嘯實一字耳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韋孟詩勤唉厥生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南楚謂然曰唉余謂此朱晦庵之語悞看說文而强合之也按說文唉譍也亞改切又烏開切欸訾也烏開切又凶戒切切解作唉非是盖說文業早辨之矣安

得謂說文二字音義並同以悞後人㦲方言欸謦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或曰謦則方言亦作欸字楚

辭注欸歎聲

注緒風餘風也顧迴瀾云緒風相續不斷風也謝靈運詩初景革緒風用楚辭語按風孚金切古每與心林淫音為韻如今之侵韻毛詩凄其以風與實獲我心叶䬃彼晨風與鬱彼北林叶其為飄風與祇攪我心叶如彼遡風與民有肅心叶莊子蚿憐蛇蛇憐風

風憐目目憐心枚乘七發梧桐幷閭極望成林衆芳紛鬱亂於五風相如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與神怳怳而外淫叶蔡邕詩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據此則古韻皆作孚金切而無作方中切者惟賈誼惜誓右大夏之遺風與天地之圜方叶乃是孚光切意至漢去古音漸遠轉而為孚光切之音漸復轉而為方中切之音如今之讀耶

舲

涉江篇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
吳旦生曰舲音零船有牎牖曰舲字學集要云艜舟有牎者亦作舲艫艕當亦取牎櫺之義耶王維詩擊汰復揚舲全用其語

橘頌

橘頌云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吳旦生曰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為枳地氣然也晏子橘生于淮北為枳水土異也說文橘果

名出江南諸處在在有之南中尤勝長箋云橘踰淮而化為枳故曰江南因其不可移故屈平有橘頌以自況余按屈雖頌橘之根葉華實而義兼比賦故篇內以不遷難徙為言耳朱子編楚辭後語坡公他詞皆不取惟録服胡麻賦以為近於橘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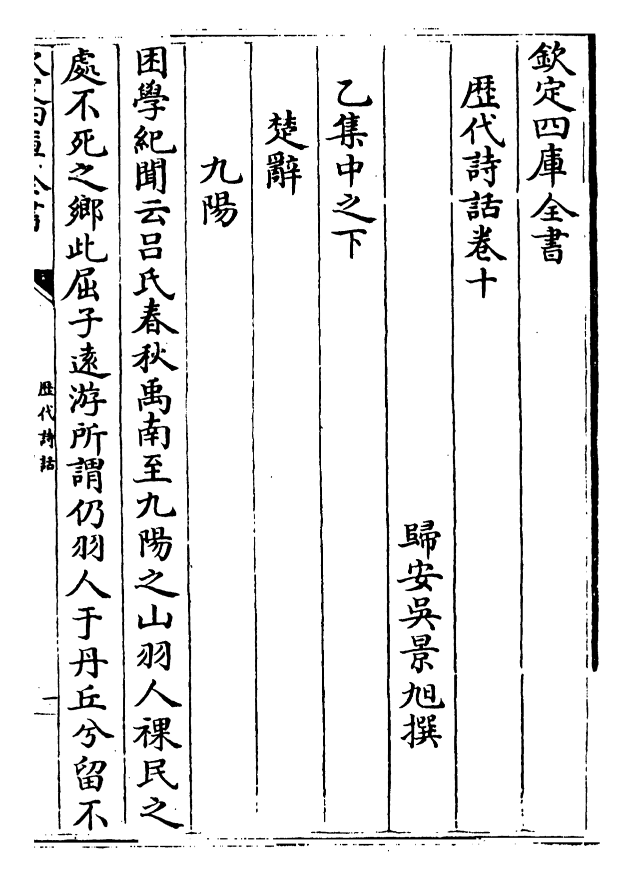
黄棘

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黄棘之枉策

吳旦生曰解者謂以棘為策取其芒刺則馬傷深而

行愈遠余以棘刺豈堪鞭騎其說不通薛符溪云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麈荆棘解之繆矣

歴代詩話卷九



歷代詩話卷十

歸安吳景旭撰

乙集中之下

楚辭

九陽

困學紀聞云吕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游所謂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

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暘谷兮夕晞余身于九陽

吳旦生曰王伯厚引此以証不死之鄉則可盖九陽謂日也山海經墨齒之北曰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仲長統詩云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營魄

遠遊篇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霞古遐字借用

吳旦生曰按王莽傳人民正營正音征漢書鍾離意

上疏曰不勝愚戇征營皐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江淹倡婦自悲賦傷營魄之已盡陸機詩營魄懷兹土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魄此與屈子遠遊所云魂營營而至曙同一義也陸倕思田賦作魂煢煢以至曙又按王粲大暑賦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陸機詩營道無烈心注云營營道路也石崇詩佇立以屏營古雋考畧云屏營音平盈作丙榮悞注云迴行貌此與屈子九章所云魂識路之營營同一義也注云精靈主行往來數

也

焦弱侯云老子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真一能保其不離乎

朱晦翁云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立文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之通言

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
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皆此意而三子之言其字義
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
營者字與榮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若
予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
以月之體質為魄而日之光耀為魂也以人之精神
言者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
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

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䰟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以屈子無滑而魄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出此矣其以日月言者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而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

而漸虧其西以至其晦而後盡盖月遡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承俗也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義同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發明盖其理不異也

衛

遠遊云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

吳旦生曰衛音越范曄靈帝賛徵亡備兆小雅盡鈌

麋鹿霜露遂栖宫衛曹嘉贈石崇詩入仕于皇闈出則登九列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皆音越又按衛亦讀意張華尚書令箴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衛如此音讀則上句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亦可如字叶

卜居

朱文公曰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决之遂為

此辭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悮矣

吳旦生曰陳第言舊說原憫世之違正習邪故假卜以警俗非真有疑而問也按離騷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予占之又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皆卜居之意原猶以為未盡也故八設條目以行之必不能兼事之必致相反者決去就定從違且以見己之廉貞不以見棄而悔改也余竊以原卜居之

意又不止於此蓋原之所謂居非宫室之搆造也亦非世塗之栖息也直是其安身立命處故離騷凡二千四百九十二言而以一居字結之吾從彭咸早已自卜余知其居久在香離芳桂叢中矣

宋玉宅

李君翁詩話曰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為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耶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

吳旦生曰晁無咎謂大招古奥疑是原作焦弱侯謂九辯皆自為悲憤之言絶無哀悼其師之意即原自作余殊服此二言因攷班固漢志曰屈原賦二十五篇韓愈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曰屈原凡二十五篇洪興祖之論遠遊曰離騷二十五篇今楚辭所載止二十三篇是并大招九辯而為二十五也君翁反以卜居為玉作何耶

按范石湖吳船録云秭歸縣傳為宋玉宅杜子美詩

宋玉悲秋宅謂此縣傍有酒壚或為題作宋玉東家又唐余古渚宫故事云庚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荆南云曽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李義山亦云却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漁父

韻語陽秋曰予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

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寘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已忿懟沈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即非賢哲模孫郃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

獨謂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此詩可謂得靈均之心矣

吳旦生曰古來三漁父一出莊子一出屈子一出桃花源記皆其洸洋迷幻感憤膠葛因托為其辭以寄意焉豈必真有其人哉岳州屈子立廟以漁父配享余竊笑之迺葛常之以不聽其說督責屈子張文潛又轉而督責漁父把一漁父粘作實實地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嵇康高士傳各採屈子莊子漁父

之言以為實録又一漁父粘作實實地王維韓愈劉夢得之詩競以神仙有無推勘桃源而三洞羣仙録漁人乃黄道真廣川畫䟦以為即黄聞道人葢李衛公所謂黄尊師者又一漁父粘作實實地

洪景盧云自屈原辭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虚上林賦以子虚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揚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西都賦以

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

祝堯云賦也格㪚與前篇同篇中句末用乎字疑辭亦與前篇義同其即荀卿諸賦句末者耶者歟等字之體也古今賦中或為歌曰莫非以騷為祖他有許曰重曰之類即是亂辭中間作歌如前赤壁之類用倡曰少歌曰體賦尾作歌如齊梁以來諸人所作用

此篇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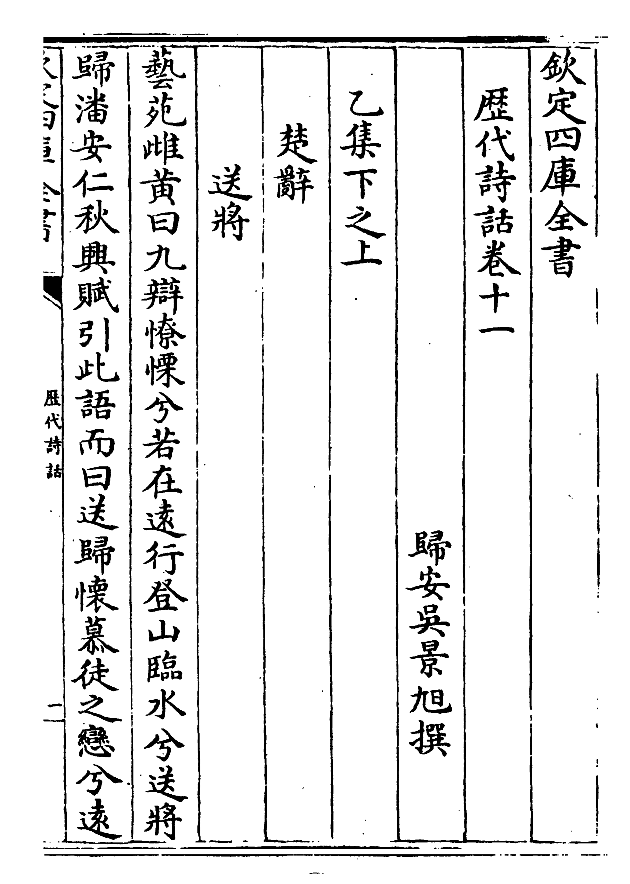
三閭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吳旦生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强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

闕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詳困學紀聞

歷代詩話卷十



歷代詩話卷十一

歸安吳景旭撰

乙集下之上

楚辭

送將

藝苑雌黄曰九辯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

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遠懐以悼近彼四感之疾心兮遭一塗其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為四慼予見張扶云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聨云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下得將送二字與楚辭合嘗考詩之燕燕篇云之子于歸遠予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之中亦用此將送歸三字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

仁謂之四慼何也盖畧而言之耳

吳旦生曰借遠行送歸以摹寫憭慄之情盖若在二字一氣趕下何得分為七件支離牵扯莫此為甚况毛詩將迎也迎亦送之意而九辯將字乃屬虚下何甞本此觀梁簡文秋興賦復有登山望別臨水送歸則知昔人於秋率多此語何必畫而為四哉

唐高駢自渚宫移鎮揚州別晏口占楚辭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使幕客續之有一妓進

曰賤妾感相公之恩績貂可乎即收淚吟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似雪飛合座賞歎駢厚贈之亦可證一氣為句矣

朅

宋玉九辯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詩話謂車既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悲也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朅來無欺我也注朅何也則朅之為言盍也今文所用朅來者亦謂盍來非作發語

之辭劉向云朅來歸耕永自跡顔延年云朅來空復辭皆謂盍來

吳旦生曰文選注朅去也初疑去字當是盍字傳寫之譌脫耳後見字學集要云朅去也健也却也朅來猶聿來也又朅來言歸去來也則朅訓去亦得顔延年秋胡詩朅來空復辭補注云朅去也陳子昂感遇詩朅來豪游子朅來高堂觀注亦云朅去也

恹台

宋玉九辯云收恢台之孟夏兮

吳旦生曰舊注恢台廣大貌王逸章句本台字作炱徒來切黄魯直云恢大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徐季海詩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夏為長嬴長嬴即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余觀魯直此論因攷其詩遣悶悶不離眼前避愁愁亦知人處乃出庚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亦知人處此雖直用其語自饒蒼勁若世之傳奇家

往往以昔人詩句寫入詞曲見之徒欲嘔耳

衙衙

宋玉九辯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

吳旦生曰升庵言衙音魚韓退之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魚魚亦衙衙也按說文衙行貌从行吾魚舉切箋云本訓惟姚合詩縱出多攜枕因衙始裹頭又可曾衙小吏恐謂踏青苔北人謂街巷為衙巷為衙衕讀若互字平聲改作衚

古雋考畧云衙衙行皃又踈遠皃

些

夢溪筆談曰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切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吳旦生曰古雋考畧云些音梭去聲悞作些小之些嘯餘譜云些些二字形體不甚相遠而音聲意義懸殊上蘇箇切下乃些小之些耳余觀中州集載密公詩

云始露雄文陵楚些又登長陌佩吳鈎元音補遺載宋衛詩今日悲秋哦楚些他年著論辨吳亡則其从去聲可證李周卿詩長溪霜練靜脩嶺蒼龍卧魂夢吾已安不勞歌楚些高季迪詩歸來又辱寄新詩錦水湔腸珠落唾豪吟自欲寄燕歌悲調豈將同楚些此真得蘇箇切音韻也

穱

宋玉招魂稻粢穱麥挐黄粱些詞林海錯曰穱麥也韓

愈詩納凉吸冷漬香䆊南都賦夏䆊冬𥝤

吴旦生曰王逸注䆊音捉訓擇也擇麥中先熟者言飯則以秔𥟖𥟕稷擇新麥𥟕以黄粱和而柔嬬且香滑也若竟訓作麥則楚辭不當說麥復說䆊矣如賦所云夏䆊與左思吴都賦䆊秀菰穗當訓作麥

臛蠵

宋玉招魂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吴旦生曰臛羮也有菜曰羮無菜曰臛說文臛肉羮

釋名臛者蒿也香氣蒿蒿也也蠵大龜也李賀詩臛蠵臛熊何足云

王逸注楚人名羹敗曰爽言其清烈不敗也

歷代詩話卷十一